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总主编 王洪君 郭锐 刘云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

主编 刘云

春 阿 氏

冷佛 著
姜安 校注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

主编 刘云

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

分卷主编

王金花

姜安

春 阿 氏



冷佛 著
姜安 校注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阿氏 / 冷佛著; 姜安校注.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3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ISBN 978-7-301-29411-6

I. ①春… II. ①冷… ②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052169 号

书 名	春阿氏 CHUN'ASHI
著作责任者	冷佛 著 姜安 校注
责任编辑	唐娟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411-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9
印 刷 者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15.5 印张 238 千字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

总 序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有历史。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体现在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及其语言和方言之中。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国都(辽时为陪都),千余年来,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政治中心。北方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产生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带有民族文化风味的特色文化。

现今的北京话是我国汉语方言和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它与辽金元明四代的北京话是否有直接继承关系还不是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清代以来旗人语言文化与汉人语言文化的彼此交融有直接关系。再往前追溯,旗人与汉人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融在入关前已经十分深刻。本丛书收集整理的这些语料直接反映了清代以来北京话、京味文化的发展变化。

早期北京话有独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于中华文化、历史有特别的意义。

一者,这一时期的北京历经满汉双语共存、双语互协而新生出的汉语方言——北京话,它最终成为我国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这一过程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自然形成的诸过程之一,对于了解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关系的具体进程有重要的价值。

二者,清代以来,北京曾历经数次重要的社会变动:清王朝的逐渐孱弱、八国联军的入侵、帝制覆灭和民国建立及其伴随的满汉关系变化、各路军阀的来来往往、日本侵略者的占领,等等。在这些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北京人的构成有无重要变化?北京话和京味文化是否有变化?进一步地,地域方言和文化与自身的传承性或发展性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与社会变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清代以至民国时期早期北京话的语料为研究语言文化自身传承性与社会的关系

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全国的文化和科研中心，新的北京话和京味文化或正在形成。什么是老北京京味文化的精华？如何传承这些精华？为把握新的地域文化形成的规律，为传承地域文化的精华，必须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及其形成过程进行细致的研究和理性的分析。而近几十年来，各种新的传媒形式不断涌现，外来西方文化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强烈，北京地区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老北京人逐渐分散，老北京话已几近消失。清代以来各个重要历史时期早期北京话语料的保护整理和研究迫在眉睫。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暨早期北京话文献数字化工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センター研究成果，由“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早期北京话数据库”和“早期北京话研究书系”三部分组成。“集成”收录从清中叶到民国末年反映早期北京话面貌的珍稀文献并对内容加以整理，“数据库”为研究者分析语料提供便利，“研究书系”是在上述文献和数据库基础上对早期北京话的集中研究，反映了当前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丛书可以为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素材。

愿本丛书的出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王洪君、郭锐、刘云

2016年10月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序

清民两代是北京话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从汉语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而成熟后的北京话又开始为当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养分。蒋绍愚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清初到19世纪末这一段的汉语,虽然按分期来说是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近代汉语,但这一段的语言(语法,尤其是词汇)和‘五四’以后的语言(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就是指‘五四’以后的语言)还有若干不同,研究这一段语言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五四’以后的语言是很有价值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然而国内的早期北京话研究并不尽如人意,在重视程度和材料发掘力度上都要落后于日本同行。自1876年至1945年间,日本汉语教学的目的语转向当时的北京话,因此留下了大批的北京话教材,这为其早期北京话研究提供了材料支撑。作为日本北京话研究的奠基者,太田辰夫先生非常重视新语料的发掘,很早就利用了《小额》《北京》等京味儿小说材料。这种治学理念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之后,日本陆续影印出版了《中国语学资料丛刊》《中国语教本类集成》《清民语料》等资料汇编,给研究带来了便利。

新材料的发掘是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陈寅恪《〈敦煌劫馀录〉序》有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们的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必须打破材料桎梏。在具体思路上,一方面要拓展视野,关注“异族之故书”,深度利用好朝鲜、日本、泰西诸国作者所主导编纂的早期北京话教本;另一方面,更要利用本土优势,在“吾国之旧籍”中深入挖掘,官话正音教本、满汉合璧教本、京味儿小说、曲艺剧本等新类型语料大有文章可做。在明确了思路之后,我们从2004年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大力支持下,早期北京

话的挖掘整理工作于2007年正式启动。本次推出的“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是阶段性成果之一,总体设计上“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共分“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十全福”“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八个系列,胪列如下:

“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于日本早期北京话会话书、综合教科书、改编读物和风俗纪闻读物中精选出《燕京妇语》《四声联珠》《华语跬步》《官话指南》《改订官话指南》《亚细亚言语集》《京华事略》《北京纪闻》《北京风土编》《北京风俗问答》《北京事情》《伊苏普喻言》《搜奇新编》《今古奇观》等二十余部作品。这些教材是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缩影,也是研究早期北京方言、民俗、史地问题的宝贵资料。本系列的编纂得到了日本学界的大力帮助。冰野善宽、内田庆市、太田斋、罇泽彰夫诸先生在书影拍摄方面给予了诸多帮助。书中日语例言、日语小引的翻译得到了竹越孝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由韩国著名汉学家朴在渊教授和金雅瑛博士校注,收入《改正增补汉语独学》《修正独习汉语指南》《高等官话华语精选》《官话华语教范》《速修汉语自通》《速修汉语大成》《无先生速修中国语自通》《官话标准:短期速修中国语自通》《中语大全》《“内鲜满”最速成中国语自通》等十余部日据时期(1910年至1945年)朝鲜教材。这批教材既是对《老乞大》《朴通事》的传承,又深受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影响。在中韩语言史、文化史研究中,日据时期是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这些资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收录了《语言自述集》《官话类编》等十余部西人编纂教材。这些西方作者多受过语言学训练,他们用印欧语的眼光考量汉语,解释汉语语法现象,设计记音符号系统,对早期北京话语音、词汇、语法面貌的描写要比本土文献更为精准。感谢郭锐老师提供了《官话类编》《北京

话语音读本》和《汉语口语初级读本》的底本,《寻津录》、《语言自述集》(第一版、第二版)、《汉英北京官话词汇》、《华语入门》等底本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提供,谨致谢忱。《华英文义津逮》《言语声片》为笔者从海外购回,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老舍先生在伦敦东方学院执教期间,与英国学者共同编写的教材——《言语声片》。教材共分两卷:第一卷为英文卷,用英语讲授汉语,用音标注课文的读音;第二卷为汉字卷。《言语声片》采用先用英语导入,再学习汉字的教学方法讲授汉语口语,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汉语教材。书中汉字均由老舍先生亲笔书写,全书由老舍先生录音,共十六张唱片,京韵十足,殊为珍贵。

上述三类“异族之故书”经江蓝生、张卫东、汪维辉、张美兰、李无未、王顺洪、张西平、鲁健骥、王澧华诸先生介绍,已经进入学界视野,对北京话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希望将更多的域外经典北京话教本引入进来,考虑到日本卷和朝鲜卷中很多抄本字迹潦草,难以辨认,而刻本、印本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和俗字,重排点校注释的出版形式更利于研究者利用,这也是前文“深度利用”的含义所在。

对“吾国之旧籍”挖掘整理的成果,则体现在下面五个系列中:

“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收入《清文启蒙》《清话问答四十条》《清文指要》《续编兼汉清文指要》《庸言知旨》《满汉成语对待》《清文接字》《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等十余部经典满汉合璧文献。入关以后,在汉语这一强势语言的影响下,熟习满语的满人越来越少,故雍正以降,出现了一批用当时的北京话注释翻译的满语会话书和语法书。这批教科书的目的本是教授旗人学习满语,却无意中成为了早期北京话的珍贵记录。“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首次对这批文献进行了大规模整理,不仅对北京话溯源和满汉语言接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满语研究和满语教学创造极大便利。由于底本多为善本古籍,研究者不易见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和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竹越孝教授的大力协助下,“萃编”将以重排点校加影印的形式出版。

“清代官话正音文献”收入《正音撮要》(高静亭著)和《正音咀华》

(莎彝尊著)两种代表著作。雍正六年(1728),雍正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福建为此还专门设立了正音书馆。这一“正音”运动的直接影响就是以《正音撮要》和《正音咀华》为代表的一批官话正音教材的问世。这些书的作者或为旗人,或寓居京城多年,书中保留着大量北京话词汇和口语材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沈国威先生和侯兴泉先生对底本搜集助力良多,特此致谢。

《十全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簪戏曲珍本》之一种,为同治元年陈金雀抄本。陈晓博士发现该传奇虽为昆腔戏,念白却多为京话,较为罕见。

以上三个系列均为古籍,且不乏善本,研究者不容易接触到,因此我们提供了影印全文。

总体来说,由于言文不一,清代的本土北京话语料数量较少。而到了清末民初,风气渐开,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彭翼仲、文实权、蔡友梅等一批北京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开办白话报来“开启民智”“改良社会”。著名爱国报人彭翼仲在《京话日报》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本报为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为宗旨。故通幅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达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务令雅俗共赏,妇稚咸宜。”在当时北京白话报刊的诸多栏目中,最受市民欢迎的当属京味儿小说连载和《益世余谭》之类的评论栏目,语言极为地道。

“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首次对以蔡友梅、冷佛、徐剑胆、儒丐、勋锐为代表的晚清民国京味儿作家群及作品进行系统挖掘和整理,从千余部京味儿小说中萃取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并加以点校注释。该作家群活跃于清末民初,以报纸为阵地,以小说为工具,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底层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他们的作品对老舍等京味儿小说大家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本系列的问世亦将为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提供议题。于润琦、方梅、陈清茹、雷晓彤诸先生为本系列提供了部分底本或馆藏线索,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天津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提供了极大便利,谨致谢意!

“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则收入《益世余谭》和《益世余墨》，均系著名京味儿小说家蔡友梅在民初报章上发表的专栏时评，由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刘一之教授、矢野贺子教授校注。

这一时期存世的报载北京话语料口语化程度高，且总量庞大，但发掘和整理却殊为不易，称得上“珍稀”二字。一方面，由于报载小说等栏目的流行，外地作者也加入了京味儿小说创作行列，五花八门的笔名背后还需考证作者是否为京籍，以蔡友梅为例，其真名为蔡松龄，查明的笔名还有损、损公、退化、亦我、梅菟、老梅、今睿等。另一方面，这些作者的作品多为急就章，文字错讹很多，并且鲜有单行本存世，老报纸残损老化的情况日益严重，整理的难度可想而知。

上述八个系列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由于各个系列在内容、体例、出版年代和出版形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在整理时借鉴《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等语言类古籍的整理体例，结合各个系列自身特点和读者需求，灵活制定体例。“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和“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年代较近，读者群体更为广泛，经过多方调研和反复讨论，我们决定在整理时使用简体横排的形式，尽可能同时满足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需求。“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等系列整理时则采用繁体。“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总计六十余册，总字数近千万字，称得上是工程浩大，由于我们能力有限，体例和校注中难免会有疏漏，加之受客观条件所限，一些拟定的重要书目本次无法收入，还望读者多多谅解。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可以说是中日韩三国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晶，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陆俭明、马真、蒋绍愚、江蓝生、崔希亮、方梅、张美兰、陈前瑞、赵日新、陈跃红、徐大军、张世方、李明、邓如冰、王强、陈保新诸先生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协助以及萧群书记的热心协调。“集成”的编纂队伍以青年学者为主，经验不足，两位丛书总主编倾注了大量心血。王洪君老师不仅在经费和资料上提供保障，还积

极扶掖新进,“我们搭台,你们年轻人唱戏”的话语令人倍感温暖和鼓舞。郭锐老师在经费和人员上也予以了大力支持,不仅对体例制定、底本选定等具体工作进行了细致指导,还无私地将自己发现的新材料和新课题与大家分享,令人钦佩。“集成”能够顺利出版还要特别感谢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的支持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张凤珠副总编的精心策划,感谢汉语编辑室杜若明、邓晓霞、张弘泓、宋立文等老师所付出的辛劳。需要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不奢望引领“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惟愿能给研究者带来一些便利,免去一些奔波之苦,这也是我们向所有关心帮助过“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的人士致以的最诚挚的谢意。

刘 云

2015年6月23日

于对外经贸大学求索楼

2016年4月19日

改定于润泽公馆

“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序

清末民初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在中国小说史上呈现出空前兴盛的局面。从同治十一年（1872）《瀛寰琐记》发表蠡勺居士翻译的英人小说《听夕闲谈》起，至五四运动之前，发表小说近两万种。其中译作约有三千二百种，余下的创作小说约有一万六千余种，其中短篇小说万余篇。由于行世的单行本并不多见，相当多的作品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只收千余种成书，而其中大部分是译作，创作不过近四百种。这个时期的小说可谓门类繁多，有政治小说、军事小说、教育小说、纪实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警世小说、笑话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科学小说、家庭小说、法律小说、广告小说、商业小说、历史小说、迷信小说、拆白党小说等二百多种。尽管这些冠名不够科学，但毕竟反映了当时小说分类的实际情况，创作的繁荣局面也可见一斑。

清末民初小说的繁荣与当时大量刊行的文艺及白话报刊分不开。这时期的文艺报刊蕴育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小说翻译家和作家。当时的南方文坛（上海、苏州、杭州一带），活跃着李伯元、吴趼人、欧阳矩源、曾朴、梁启超、苏曼殊、包天笑、周瘦鹃、陈蝶仙、王钝根、王西神、徐枕亚、蒋箸超、吴双热、刘铁冷、李涵秋、李定夷、陈冷血、黄山民、胡寄尘等一大批作家。他们与当时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游戏杂志》《民权素》《小说林》《小说海》《娱闲录》《礼拜六》《小说大观》《小说时报》《小说丛报》《小说新报》《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中华小说界》等著名文艺期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不是杂志的主撰，就是杂志的笔政或特约撰述，对当时南方文坛的繁荣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其实，同一时期的北方文坛也不寂寞，仅京津地区就涌现出几十种白话

报,知名的有《京话日报》《爱国白话报》《白话国强报》《竹园白话报》《天津白话报》《北京爱国报》《小公报》等十多种。这些白话报培育了损公(蔡友梅)、剑胆、丁竹园(国珍)、冷佛、儒丐、市隐、湛引铭、耀公、耀亭、铁庵、尹虞初、钱一蟹等一批京味儿小说作家。他们谙熟京师的逸闻掌故、风土人情,写出地道的京味儿小说,展现了一幅幅清末民初古都北京的风俗画卷,为研究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留下了十分难得的史料。

这里顺便提及京味儿小说的版本情况。京味儿小说有四种开本,分别近似现在的十六开、三十二开、四十八开和六十四开。这些京味儿小说均用当时旧报纸印刷,且折页装订。折页内有说明版本情况的文字,可以窥见该书的出版情况。如奇情小说《意外缘》的内折页上有“白话国强报”字样,可以得知该小说为“国强报馆”刊行;同页上端有“本馆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海北寺街西头路北”等文字,由此可以得知《国强报》的馆址;同页左侧竖排“旧历年次戊午年六月十二日”“中华民国七年七月十九日”等文字,由此可以得知此报的出版年代及时间。因笔者收藏有一些这类剪报本小说,方可知晓当时一些京味儿小说的版本情况。出版这类小说的报馆还有京话日报馆、爱国白话报馆、北京正宗爱国报馆、竹园白话报馆等。

另外,《京话日报》还出版过名为“新鲜滋味”的系列小说。笔者见过的“新鲜滋味”系列小说,有《一壶醋》《赵三黑》《贞魂义魄》《花甲姻缘》《苦鸳鸯》《文字狱》《王来保》等三四十种。

正是由于白话报刊蕴育的职业小说作家的出现,才使得当时的南北文坛异常活跃。在清末民初的北京文坛,以彭翼仲为首的著名报人,用白话报为小说家们开辟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以损公、剑胆、冷佛、儒丐为代表的京味儿小说家崭露头角,创作出数以千计的京味儿文学作品,受到京津地区广大市民的热烈追捧,他们的创作实绩也成为京味儿文学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末民初的京味儿小说有它的特殊性。首先,这些小说家多为记者,兼职从事小说创作。他们充分地享用报纸这一平台,而很少去利用杂志这种传媒,

因为当时北京的杂志还很少见。损公、剑胆、冷佛等小说作者都活跃在报界，而这些报纸很少披露他们的生平及创作活动，致使读者对他们的身世背景知之甚少。其次，由于报纸的时效性和纪实性极强，读者由此想得知更多新奇的故事及新的小说，并不十分关注小说作者个人的身世背景。因此，也就难怪一些文史学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不甚了解了。

一、清民之际的知名报人及京味儿小说家

经过多年的寻觅，笔者搜集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剪报本样式的京味儿小说，并从一些小说的序跋和当时的文献中寻觅到蛛丝马迹，得以知晓作家的些许身世背景，胪列如下：

1. 关于彭翼仲

彭翼仲（1864—1921），清末民初的著名报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祖居葑门砖桥，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彭翼仲生于京师，长于京师，1902年在北京创办《启蒙学报》，内容多涉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知识，间附插图，旨在启迪民智，1904年停刊。同年8月，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他在“创刊号”中称报纸将“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为宗旨”。报纸设有要紧新闻、本京新闻、各国新闻、宫门钞、告示、专电、演说、时事新歌、小说、讲书等栏目，通篇全用白话，极受民众欢迎。

彭翼仲是清末京味儿小说得以发展的大功臣，他使京味儿小说有了自己的舞台，得以蓬勃发展。在损公小说《姑作婆》的开头有一段话叙写彭翼仲：

在下于十年前，在本报上，也曾效过微劳，自打本报复活之后，因为事忙鲜暇，就说没功夫儿帮忙。头两天去瞧彭二哥（我一个人儿的），因为本报副张要换小说，特约我帮助帮助（要唱《忠孝全》），真有交情，不能不认可。损公的玩艺，在别的报上，也请教过诸位，有无滋味，也不必自夸，也无须退让，反正瞧过的知道。至于我们翼仲二哥，从前在专制轳轳之下，总可以说是

言论界的泰斗，办报开山的人物，已然消声匿迹，中道逃禅。这次冯妇下车，实是维持亡友的一片苦心。老头子五十多岁啦，现在又受这份罪，真得让人佩服。

彭翼仲作为北京白话报界的开山祖师，也亲自进行创作，如《活觥角》《鬼社会》等。正是在他的直接倡导下，才涌现出一批京味儿小说作家，使得京味儿小说在民国初年有了持续的发展，从而为现代京味儿小说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关于损公

据刘云和王金花考证，损公本名蔡松龄，号友梅，生于1872年，卒于1921年，由《北京报纸小史》《蔡省吾先生事略》等资料可知，损公是《燕市货声》作者蔡绳格之侄，为汉军旗人，有清世族。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创办《进化报》，连载社会小说《小额》。这部小说单行本流落至海外，后辗转回到国内，受到海内外研究者关注。

在当时的奇情小说《意外缘》的结尾有一段话谈及蔡友梅：

现在因本报销路飞涨，惟恐不足以飧阅报诸君，特约请报界著名巨子小说大家蔡友梅先生，别号损公，担任本栏小说，自明天起改登社会小说《烂肉面》。其中滋味深奥，足为阅者一快。

当时的读者“壶波生”也给予他高度的评价：“北方小说多从评话脱胎，庄谐并出，虽无蕴藉含蓄之致，颇足为快心醒睡之资。此中能手，以蔡友梅为最，今死已七年，无有能继之者矣。”由此不难看出损公在当时北京小说界的地位。

据初步查考，蔡友梅在《益世报》《顺天时报》《京话日报》《国强报》等报纸上登载的小说多达百余种，其中仅在《京话日报》连载的“新鲜滋味”系列小说就有二十七种，笔者亲见的有二十六种，它们分别是：《姑作婆》《苦哥哥》《理学周》《麻花刘》《库缎眼》《刘军门》《苦鸳鸯》《张二奎》

《一壶醋》《铁王三》《花甲姻缘》《鬼吹灯》《赵三黑》《张文斌》《搜救孤》《王遁世》《小蝎子》《曹二更》《董新心》《非慈论》《贞魂义魄》《回头岸》《方圆头》《酒之害》《五人义》《鬼社会》。这个系列与《小额》是蔡友梅的代表作。

3. 关于剑胆

剑胆本名徐济，笔名亚铃、哑铃、涤尘、自了生。管翼贤在《北京报纸小史》对其有过介绍：“徐仰宸，笔名剑胆。三十年来，在各报著小说，其数量不可计，堪称报界小说权威者。”剑胆恐怕是清末民初最为高产的作家之一，四十余载笔耕不辍，在《正宗爱国报》《蒙学报》《京话日报》《北京小公报》《实报》《北京白话报》《顺天时报》等报纸上连载小说，数量极为惊人。其存世作品的数量也较可观。笔者亲见的有：《花鞋成老》《阜大奶奶》《何喜珠》《劫后再生录》《李傻子》《张铁汉》《黑籍魂》《新黄粱梦》《贾孝廉》《杨结石》《王来保》《白狼》《文字狱》《七妻之议员》《文艳王》《刘二爷》《玉碎珠沉记》《石宝龟》《自由潮》《血金刀》《如是观》《李五奶奶》《妓中侠》《姐妹易嫁》《卖国奴》《金三多》《宦海大冤狱》《冒官始末记》《皇帝祸》《恶魔记》《张古董》《锺德祥》《淫毒奇案》《杨翠喜》《错中错》《衢州案》等。

在民初的北京文坛，他是与蔡友梅并驾齐驱的京味儿小说大家，是各家报纸吸引读者的金字招牌。

4. 关于儒丐和冷佛

除了蔡友梅的《小额》外，还有两部京味儿小说受到学界较多关注：一部是儒丐的《北京》，一部是冷佛的《春阿氏》。这两部作品的作者颇多共同之处：均是旗人出身，都以中长篇小说见长，后均因故避走东北，为东北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据张菊玲先生考证，儒丐原名穆都哩，号辰公，字六田，曾公派赴日本早